

马路边谋生活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8月11日早上,马路劳务市场不断增加的人流已经挤满了马路。

8月10日,凌晨4时30分,天色微亮。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燕灵路和行宫大街的十字路口,一辆挂有北京牌照的灰色面包车从南侧的京哈高速方向驶来,停在了路边。司机拉开车门,数十位农民工同时涌上,将面包车司机团团围住,打听今天的工钱……

这个被称为京东最大马路劳务市场的一天开始了。

|| 马路劳务市场 ||

三伏天的凌晨,熬夜的与起早的总能结伴同行。在劳务市场的东边是一家烧烤店,店老板每天凌晨四五时才关门歇业,疯了一晚的少男少女们带着醉意东倒西歪地朝出租车走去。而此时的劳务市场边上,十余个早餐摊位已相继开张,他们经营的主要对象是在此趴活儿的农民工。

凌晨5时左右,天已大亮,负责接送农民工的吕亮将面包车停好后,扯开嗓子朝人群大喊:“小工,小工,一天120元。”几位睡在远处停车场里的农民工被嘈杂的人群吵醒了,他们从地上爬起,伸了伸懒腰,便麻利地收拾好铺盖卷,朝劳务市场走去。随着车辆和人群的不断增加,本就不宽的马路开始变得拥挤,开往北京方向的绿色公交车不停地鸣笛,但拥堵的人群丝毫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距马路市场北边不足300米的小张各庄村则是他们的“蜗居”之所。从每年的3月份到11月份,每天都有五六千名农民工在路边趴活儿。

|| 大工刘江 ||

48岁的刘江是一名泥瓦工,他背着一个灰色工具袋,里面装着水平仪、手锤、灰刮、铲刀等工具。2009年6月,他的一个表侄子将他介绍到燕郊的一家电池厂,但人家觉得他年纪偏大而拒绝录用。兜里只剩下100元钱的刘江找到了在燕郊打工的乡邻,希望能给他找个活。就这样,刘江跟着老乡来到了这个劳务市场,有过泥瓦工经验的他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圈子。

彼时的燕郊正是近10年来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每天都有新的楼盘开售、新的工程上马,由于紧挨北京和天津,吃、住又便宜,周边几个省的农民工不断向这里涌来。那时,拥有一技之长的泥瓦工、灰工、油漆工、钢筋工等大工日工资120元,而没有技能仅凭力气挣钱的扛包工、搬运工等小工日工资80元。到如今,刘江已经在这儿干了7年,大工的日工资也涨到了260元。凭着打工挣来的钱,他们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现在正寻摸着攒点钱给儿子买房、娶媳妇”。

|| 超龄的老杨 ||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在这儿找到满意的工作。

68岁的老杨,半挽着裤腿,一个人坐在广告牌下啃着前一天剩下的馒头,杯子里的水是从附近的商场里接的自来水。看着满脸皱纹的老杨,一位雇主问到:“多大了?”老杨直起腰板,回答说:“55,属鼠!”一旁的工友开始起哄:“老杨,你前年就55了,今年还55啊?”老杨憨憨一笑……

对于像老杨这样的老年农民工来说,年龄已成了他们找工作时最敏感的字眼,隐瞒年龄是他们常用的做法。“好工作有很多,可人家一看你年龄太大,就不要了”,老杨无奈地说。40岁开始出门打工,在火车站扛过包、在小区做过保安队长、在工地上搭过脚手架……在将近30年的打工生涯里,老杨把能干的都干了个遍。2000年前后,他还和一位中年妇女一起做了几个月的临时夫妻,当时他还想着两个人能一起回去领个证。但工程结束后,他才发现那个女的“早就是别人的老婆了”。对于以后的生活,老杨没有想太多,“先把眼下的吃喝拉撒解决了再说吧”。

|| “心头病” ||

对于在马路劳务市场靠趴活儿为生的农民工来说,每天所担心的除了找活之外,还有就是工资被拖欠。多年的打工经验,让他们也学会了签合同、打欠条这些最基本的维权方式。可即便这样,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自去年9月份开始,近2万元的工程拖欠款成了冯志权和工友们的“心头病”。8月10日晚上,30岁的冯志权得知,当初负责对接他们的工头所在的公司打官司胜诉了。冯志权和几位工友找到当时负责联系工头的程广朋,希望能够商量出一个对策,好把被拖欠了一年的工资要回来。然而,等他们把电话打过去时,工头却说,法院判决结果还没出来,随即就挂了电话。着急上火的工友们把心里压制的怒火全撒向了程广朋,左右为难。程广朋没有再与他们争吵,一个人回到了租住的房间。

晚上7时左右,寂静了一天的小张各庄村开始热闹起来,干了一天活的工友们陆续回到这里。一条狭窄的主街道是这个城中村名副其实的商业街,饭店、五金店、公共浴池、超市、诊所,应有尽有。

“每天晚上人来人往,比老家的集市还热闹”,泥瓦工刘江呷了一口白酒,看着窗外的街道说。其实,刘江心里明白,这里哪能和老家比呢?

2015年9月12日上午,听说附近的一家人才市场正在开招聘会,替男便单独来到现场想碰碰运气,但是由于他学历较低,这儿几乎没有合适的工作。



8月10日凌晨,睡在停车场里的农民工。到了天气炎热的时候,一些农民工为了省下租房钱,往往在户外过夜。



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被雇主拉上厢式货车送往工地。



8月10日,距离劳务市场300米外的小张各庄村,程广朋与工友因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争吵了起来。



↑距离北京36公里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个规模达数千人的马路劳务市场,农民工凌晨4时左右就开始聚集在路边期待着新一天的劳作。



2015年3月,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在距离此路口3公里外的神威北大街开设了“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并将这里定为非法用工管制区。



8月11日清晨6时30分左右,一位农民工在嘈杂的马路边熟睡。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工友们回到城中村,吃一顿可口的饭菜,成了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事。